

橘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对/李乐

湖洋梯田的美与乡愁

郑明

初次来湖洋梯田,我惊叹它是一个美丽、

清纯、富有生机的所在,养在深闺人未识。

这片土地除了耕种,还可以溯溪、可以徒步、可以访古、可以露营、可以访问山民,亦可以看日出、闻花香、听鸟鸣、穿竹林、爬磐石……真正可以放飞自我的地方。由此我与湖洋梯田结缘,几年来,湖南广东商会的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几位有情怀的企业家筹建民宿活动、朋友周末的聚会、摄影爱好者的活动……我都随同前往,感受湖洋梯田的四季,也感受它的无穷魅力。

湖洋梯田,就在湘赣边界浏阳张坊,距长沙市车程一个半小时,地处大围山森林公园腹地,是浏阳小溪河的发源地,客家文化浓郁。明初先民用刀耕火种开辟了这片热土,依山就势造了二百来亩梯田,它们镶嵌在沟沟岭岭之间,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高低错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感觉。放眼望去,山景、云海、村舍、竹林、梯田、果树、溪流、磐石,构成一幅唯美的画卷,田园美景,一派宁静。

湖洋梯田的活力在春耕。那时节,溪流淙淙,似灵动的乐章,在梯田间、石头旁、沟渠里欢快地流淌;野花肆意开放,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到处可以感受到春风的轻拂,随时有细雨飘飘洒洒落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梯田勾勒出优美的弧线,客家山民一袭蓑衣,一张犁耙,一头耕牛,在镜面似的梯田里耕耘,流传百年牛耕手作那种场景原质质朴,看着仍然让我们怦然心动。

湖洋梯田的诗意在初夏。来这里你会感受生命的蓬勃,稻谷在拔节生长,溪流勇猛出山,夜晚可以听着虫鸣入眠,早晨则被鸟儿的叫声唤醒。带上砍刀来一次刺激的溯溪探险,感受水花飞溅带来的畅快,或者参加户外的烧烤派对,让味蕾沉浸在美好的时光里,或者捧一本书,在树荫下慢慢品读,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看云卷云舒,时间就这样静静流淌。在清心谷民宿刚建好的夏天,我来到湖洋梯田,在竹林里徜徉,在磐石旁停留,在古桥上思考,在瀑布旁拍照,在民居里吃本地风味,好不惬意!

湖洋梯田的喜悦是秋收。每年的秋分前后,是湖洋梯田的丰收时节。当秋风轻拂,湖洋梯田宛如色彩斑斓的画卷,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高处是黛青的山岭,远处是翠绿的竹林,中间穿插着大小不一的黑色磐石,周边的野花野草绽放着最后的美丽,近处是清澈见底的溪流。最抢眼的是金黄的稻田,层层叠叠就像金色的波浪,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大地的丰厚馈赠。当地用原始的镰刀收割,用拐拐扮禾,彭彭的声音在山谷回响,美妙的旋律就是对秋天的礼赞。

湖洋梯田的纯净是冬雪。梯田冬雪像大自然绘制的绝美的水墨画。雪花纷纷扬扬飘落,给梯田披上了洁白的外衣,那一道道断断续续的线条,是梯田在冬雪覆盖下独特的呈现,蜿蜒的田埂又似笔走龙蛇,灵动、飘逸,又有几分神秘。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纯粹而静谧,没有了其他季节的斑斓色彩,却多了纯净的自然之美,像极了童话世界。偶尔可以看到袅袅炊烟,人们取暖用柴火,行人稀少,天空中出来觅食的鸟儿和打雪仗的小孩,为这个世界平添了几分生气。

一起阅山河·大美长沙

投稿邮箱: cswbxczx@163.com

长沙晚报文艺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主办

稻穗金黄

郭宗忠

清晨来到雾气蒙蒙的稻田,垂下来的金黄稻穗预示着稻子已经成熟。我发了抖音,有朋友问这是麦子吗?我说这是稻子。朋友说一直分不清麦子稻子。我说麦穗是不会垂头的。我们相约,邀请朋友到稻田里来,我好好介绍稻子和麦子的区别,以及园子里各种物种和动物的习性,我会是园子里很好的向导。

这些年郊外的农田恢复了种稻,市民亲近了稻田,闲暇或者节假日,带孩子认识庄稼和花草,听听鸟鸣。我家住园子的边上,也就多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天抬脚就能到园子里漫步,好奇心驱使自己对植物和鸟类有了越来越细心和耐心的观察,这样天天在园子里,看每天的变化,也看稻子的生长过程,逐渐也了解稻子的习性,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比如稻田里的稻香,稻子开花时香味是最浓郁的,你还没有走到稻田里,浓郁到蒸米饭时稻米的香气,就已经扑鼻而来。其实,那是稻花授粉时节独有的气味,似乎是稻花对唱的情歌,一种让人都会被吸引的青春冲动。

稻子熟了,稻田黄了,走在稻田的田埂上时,稻田的香气相反却闻不到了。稻花的香是朝外发散的,而稻米成熟时的香是内敛的,不再张扬。取一粒米在嘴里咀嚼,也感觉不到香味,只有米煮熟了,晶莹剔透饱满的米饭,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那是母亲饭菜的清香,给人诱惑。

从最初稻苗插秧,到稻子成熟,走过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我,夜晚也会走来几遭,看稻田之上的北斗七星,听稻田里的蛙鸣,田埂也由松软变得坚硬,成了一条田间的小径,尽管这田埂有的地方只有一只脚的宽度。即使下雨,田埂也如水泥地面一样不会存水和坚硬,也就不会泥泞。不过下雨之后你要小心,田埂会打滑。特别是雨水漫过田埂后,那上面会长出湿滑的青苔。

因而,这条小径也成了短小却似乎永远走到尽头的风景,稻苗青油油的,慢慢长高,到清晨再走过稻田时,稻叶上的露珠打湿裤腿,青涩的稻穗、金黄稻穗上也缀满了露珠,那是稻子走过了春天和夏天,走向秋天丰收的过程。

稻田中间田埂边上的凌霄花也随着稻子的生长而爬高了藤蔓,蓓蕾和花开接踵而至,然后,藤蔓上边爆出一串串蓓蕾边开放火红的花朵。在稻田里,一棵爬上树的凌霄花,只见了凌霄花,不见了树。再望着稻田远处山上的古塔,那是风景和风景相互点缀着的景观。

特别是在秋风里,灰棕鸟一群群飞过稻田,鹤群和雁阵掠过古塔,列队朝南迁徙。鸟儿在塔上空盘旋许久,然后,一阵风似地离开了玉峰塔和稻田。只留下空寂的高塔面向鸟群飞去的方向。幸好,明年春天,它们又会集合起来,成群结队回归。

在稻田里的凌霄花边上,同伴在给一个姑娘拍照时,姑娘伸了一下懒腰,揉了一下眼睛,理了一下乱发。看来为了来看清晨的稻田,是被同伴硬拉着起床的。不过,在这里素面朝天的很正常的,春天时,那些插秧女,各自花色的衣服,看似没有规律,却在倒退着把秧苗插得横看竖看都异常整齐,她们飘散在稻田里的笑声和她们忘我的劳动,在我的相机下洋溢着自然之美。她们有点脂搓粉,春风吹拂的发丝,也像柳树垂下的绿柳条。

她们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到稻田里呢?我发现,晨光里的稻田和阳光升起时的稻田是不一样的。晨光里的稻田,一切都从梦里刚刚睡醒似的,连稻田里的麻雀也在揉一下眼睛,大地上迷蒙的微小慢慢与天空的亮光对接,光似乎是从天空沉下来的,平铺在大地的万物之上。朝阳初上之后,光才有了光线,丝丝缕缕地照亮塔尖,然后照亮整座塔,以及整个山坡向阳的部分,这一切,有了光与影的对比,才出现了万物的质感和层次。

阳光到来,稻穗呈现出金黄,一粒粒稻米也有了纯金的色泽,给你制造金碧辉煌的场景,田埂的小径像是邀请你走过的红地毯,谦卑地恭迎你的到来。此刻,你拍下的照片里的稻穗是立体的,不像太阳没有出现时,是雾蒙蒙的,是平面的。在这样的时刻,你曾看见雾气随着阳光的到来而后退的情景。仔细去看,不是雾气消失不见,而是它们非常有秩序地集体撤离,不留下丝毫的痕迹,全部退出稻田,它们小心翼翼地越过天河,藏匿到了那片菊花开放的树林里。也许是它们为了夜里继续占领更广阔的“阵地”而实施的一次战略转移。

我也从田埂上退到了稻田边上的玉桌前,坐下,喝一杯背了一路的普洱茶。玉桌上空,一群银喉长尾山雀从远处飞到洋槐树上,它们金属丝滑的叫声,既刚性又柔软。一阵风地来又突然一阵风地飞走,啄木鸟敲击了半天,才发现树顶上的一根枯枝上,直到把枯枝啄断,去除了枯枝,两相得益。我也是受益者,在祖国一天天变美的大地上行走和爱,收获自然万物的美好,获得幸福和美好。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三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 cswbxczx@163.com

长沙晚报农业局 长沙晚报文艺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我要歌颂的万物都与十月有关

宋晓明

十月是最绚丽的光华
十月是最澄明的蔚蓝
大地泱泱,阳光灼灼,果实累累
我婉转的歌喉,我要歌颂的事物
都依偎在祖国辽阔无边的怀抱里

我看见一枝百蕊草的蓬勃生长
我看见一天星月的澄明璀璨
我看见一行足迹的绵延无际
我看见一只飞鸟的自由欢跃
在你吉祥弥漫的空间里
万物踮起脚尖,向上向上

我听见一个婴儿在牙牙学语
我听见一群候鸟在呼应翻飞
我听见一条河流中智慧的沉静涌动
我听见一座高楼里数字的磅礴奔流
在你气象万千的时间中
一切奔涌不息,向前向前

我要歌颂我向向日葵一般的脸庞
始终迎着你的阳光灿烂绽放
我要歌颂我小鹿般搏动的心跳
永远跟着你的节奏激越铿锵
我要歌颂我白兔一样欢快的女儿
时刻跳跃在你照耀的幸福时光
在你登高壮观的新时代
天天日新月异,放歌放歌

我要歌颂的万物都与十月有关
因为十月是你季节里最美的诗篇
我要让世界看见,看见你金色的花朵
我要让世界听见,听见我深情的歌唱

枫叶红了,杏叶黄了。从南到北
仿佛被阳光镀染的童话

十月,层林尽染
好似一壶浓稠的老酒
滋养诗意
有小桥流水,蝶飞蜂舞
蓝空高远,晚霞清激
大豆、高粱、稻谷
更像在无尽的宣纸上,临摹
盛世华章

虫鸣声,此起彼伏
仿如行云流水的方言
吟咏薄凉的月色
温婉的风,为人间铺叙深情
而渐行渐远的草绿
望一眼,醉了半阙宋词

街角,几个小女孩倚着一簇菊花
摆拍着,粉嘟嘟的风景

祖国,我是你的一滴墨香
我画下荷叶
你的真言已灿若莲花
我点染荷塘
天、地、圣人
让流水
送来了经文

红颜渐老
我写下痴情
点点心迹
随着分行呈现
落款处
时光亲吻了墨痕

十月,我以梦为马
当秋天被壮丽的谷物
磊落出热血沸腾的天地间时
那些浸染了汗水的灵魂
会在我劳作的土地上
扬起泪目的镰刀
收割秋天的果实
将一切庸俗,用锤子砸碎
十月,镰刀和锤子的象征焕发出了
人类光明的力量
在一个灿烂的早晨
我接近了洞庭湖
饮下了湖水的一抹清冽与激情
在一粒谷物的胸腔里,我珍藏了十月

十月,我以梦为马
抱着萧瑟的秋风
在厚重的祖国里
我要用十月的骨骼装饰我的青春
在祖国的胸脯上
我要亮出比铁还硬的骨头,构筑我的灵魂

十月,我拥有了祖国的壮丽
长江与黄河挽起的千万里江山
被朝气蓬勃的人类托举
阳光熟透了十月
漠漠的秋风拂出了十月的雨水
雨水淋湿了的土地,满是谷物的心跳声

十月,我以梦为马
当我用青春拥抱十月的豪迈时
展现在我眼前的,又是一个灿烂的早晨

萧相诗会

诗风书舞 双剑合璧

梁瑞郴

如果说诗为心灵的风雅,书法则是纸上的芭蕉。石光明,吴志宪两位先生,诗书联袂,剑舞艺坛,挟秋风之快意,去暑伏之燥热,于秋朗明净之时,为古城长沙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韵律和线条的二重奏。

石光明早有诗名,其诗词歌赋,艺文华章,均涉猎深广,其人谦逊与低调,又很少与文艺圈往来,故琴瑟之音,多在友人当中回响。其实你细读石光明的诗词,便不难发现其古典文学深厚的学养,古今诗学大家审美意趣浓郁的芬芳。他的诗词绝少用典,但字里行间,浸漫中国文学史上春风大雅,仿佛在不经意中,随处可以遇见诗仙诗圣诗佛诗魔的身影,这种熔古意铸新词,化名句子于已诗的本领,使其诗词读来既有唐宋诗词遗风,又不失当今时代的唱响。我甚至认为,石光明在诗词道路上的探索,可能是从旧体诗向新诗迈进的有益尝试。传承和开创,是任何艺术门类发展的必由之路。

诗言志,文载道,我以为是文艺创作的千古之道。石光明先生的诗,总是表达出一种追求,探究,抒发,赞美,批判。其诗词的审美情趣,高雅、积极、健康、乐观、向上、向善、向真的本色,使他的诗词有长久存在的价值。我相信,以他的勤奋和诗情,一经生活的触发,定能如长风济帆,更加接近心中的彼岸。

吴志宪,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他的书法,已为圈内盛传,湘中娄底为书法重镇,观田大户,而涟源人吴志宪,岂有不受此影响?

我观其书法,一脉正派,博采众长,于守正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于传统中形成自己的学养。此次展出的76幅作品,

篆隶行楷,毫发之间,遒劲刚健,力道厚重,可见出汉隶的苍朴、魏碑的稳峻、唐楷的雄浑、明清诸家的秀美。尤其行书,娴熟老道,集多家神韵于一身,既有颜体的凛然正气,又有米芾的隽永飘逸,可见其多年读帖临帖中所下的功夫。

书法不是单纯的写字,它是自我精神、自我情趣于笔尖的宣泄,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张扬。吴志宪这次展出的书法作品,绝非闲情逸致的消遣,从所选择的诗词看,均为立足于江湖民间的书写,节令时序的更替,桑麻农事的乡韵,血脉赓续的巨远,四时变幻的风景,多以拥抱生活、感悟人生的诗作入眼,以书传情,以文化人,从而达到诗书合璧,美不胜收的美学境界。

石光明、吴志宪既为同乡,又为同窗、同事,如今,都已步入花甲之年。诗书,乃为人生的雅事,这种共同的人生追求,工作之余的排遣,志趣相投的爱好,乡音乡情的融合,一个是挥洒才情,演奏华章,一个是居纸泼墨,握管凝神。情不能已,则为诗,发为心声,抒发胸臆,吐露情绪。趣不能达,则为书,以墨明志,以毫抒情,以笔具象,以美娱人。诗书同源,他们都以文字之美、情趣之美、理想之美、形象之美,直抵真善美的深处,如无声之春雨,滋润人心。

当我一幅幅观赏两位先生诗书联袂的华章时,感觉是在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内,在微醺的秋意中,作一次美的长廊的漫步,心灵与眼中,都弥漫久久挥之不去的美意。

文艺沙龙

那一抹文学之光

徐颂翔

那是终生难忘的傍晚,美好温馨裹挟着激情澎湃,我永远都记得。

2024年6月20日,时间定格在晚六点半,我正在卧室里看书,突然手机传来清脆的响声,原来有人欲添加我的微信。她自我介绍说是中国盲文图书馆的罗莉丽,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想起某手机的广告语“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果不其然,通过之后,她告诉我:“您被鲁迅文学院录取了。”

当我看到“鲁迅文学院”这五个神圣的字眼时,心里不由泛起阵阵涟漪。业内人士都知道,鲁迅文学院素来被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誉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她是许多文字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渴盼。

人生有三喜: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想不到临近命之年再次上演第一喜,咋不叫人心潮澎湃呢?哦!请原谅我的修炼差强人意,丧失了一颗平常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儒家方面,我输了;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在释家方面,我也输了;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写道:“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在道家方面,我也输了。纵观儒释道,我皆输得一塌糊涂,但我认了……

站在世俗的角度,写作其实是并不讨好的事情,至少它不能为我们带来物质上的富足,引用作家金仁顺的话:“写作这条路没那么多光环,倒是从来不乏陷阱,大部分回报并不在世俗生活中,而是在内心世界里。”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呢?不妨藏身一隅叩问自己的灵魂,是出于“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吗?是出于“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歌和田野”吗?是出于“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吗?是出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是出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吗?是为了记录风花雪月的往事吗?是为了附庸风雅彰显个人品位吗?是为了沽名钓誉增加人生的筹码吗?我非专家,自忖没有确

切的答案。

回眸过往,我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在魁梧健硕、高大威猛、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男人面前,我感到自卑;在食量惊人、大快朵颐的饕餮之徒面前,我感到自卑;剔除低调的外衣,在住着豪宅、开着豪车的老板面前,我感到自卑。我自忖是误入商海却不谙水性的文人。但是,自从走上从文之路之后,我似乎找到了自信,自卑的魅影渐行渐远,每当我完成一篇作品时,就好比女人艰难地分娩一个孩子似的,尽管这个孩子并不那么漂亮,也不那么完美,甚至还有点丑陋,但心中总是充满爱意和成就感,而这正是文学所带给我的快乐与愉悦。可是,当我从鲁迅文学院毕业之后,我又陷入了自卑状态,突然感觉自己不敢写文章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似乎领略了“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的内涵。

人过中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趋于成熟,对“喂其鸣矣,求其友声”自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常常想,是什么无形力量驱使着我们走进鲁迅文学院?是什么动力源泉支撑着我们认真听完每一节课?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有了满意的答案。那是一个曼妙的黄昏,我走出鲁迅文学院八里庄校区的大门,学校沐浴在彩霞的余晖中,蓦然回首,我发现头顶那五个金色的大字“鲁迅文学院”,闪烁着光芒。

哦!我终于明白,是那一抹文学之光照亮了我们的胸膛,让我们的灵魂变得通透、敞亮而豁然;是那一抹文学之光温暖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即使身陷寒夜也不会感到孤单与害怕;是那一抹文学之光点燃了我们的激情,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够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正如著名作家铁凝在《文学是灯》中所写的: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于此看来,我们这些鲁迅文学院的追光者,今天郑重地摁下回车键,必然注定明天无法撤销。

邹麟 供图



萧相诗会